

坚守生命

jian
shou

sheng

ming

赵泽华
著

华夏出版社

坚守生命

赵泽华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坚守生命/赵泽华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080-4930-4

I. 坚… II. 赵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7079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 2008年9月北京第1版

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开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64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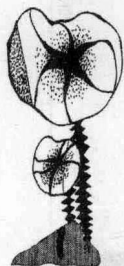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0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

刀尖上的舞蹈

阎纲



她被命运无情地击倒，遍体鳞伤。她咬紧牙关站立起来，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走，迈向美丽而别样的人生。

死亡曾经之于她不过咫尺之遥。她选择了勇敢、尊严和价值，选择了蓝天、太阳和飞翔的鸟的翅膀。

所幸的是有一批可尊敬的人道主义志愿者邢老师、斯群老师、邓楠老师以及《青春》编辑部的老师和很多朋友们的坚定了她的选择。

至情至性，和血和泪。生是啼血换来的，欢乐是痛苦换来的。作品的描写犹如涓涓溪水流过人的心田，却在惊涛骇浪中浮现出一个美丽的灵魂！

她十八岁时到内蒙插队改写自己的命运，十九岁时被火车轧伤、生命垂危。中年之后，又从楼梯上倒栽下来，右手骨折。腿撞伤了，手术截肢；手摔折了，手术错位。从父亲被打成反党分子劳动改造开始，灾难就像冰雹一样砸到一家人的头上。

还有什么比母亲的情感更神圣呢？她是爱的太阳，最慈祥、最贴心、最温暖，可是母亲多次病危后，恋恋不舍离去。弟弟妹妹们生活艰辛，相继的事故和磨难屡屡不期而遇。

1

序
刀尖上的舞蹈

赵泽华的青春,完全浸泡在无比疼痛的血水之中。

生命之于人,只有一次,赵泽华起码死过两回。

灾难是毁灭性的,厄运践踏了青春。

既要活着,又要过活,还有爱情和家庭,而工作又在哪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?

书中无处不泪痕!读到赵泽华哭成泪人儿以泪洗面的时候,我想起绛珠仙子。人说,泪泉有三,悲伤泉、激动泉和欢乐泉。赵泽华把三泉一并打通,喷涌而出,将一生的眼泪报答甘露灌溉的生命。

她这样形容疼痛:

剧烈的疼痛向我袭来,这种疼痛的猛烈程度让我感到吃惊和害怕。

有时是一种烧灼感,就像有人夹着一块烧红的煤,一下一下烙在我的伤口上,让我无处躲闪;

又好像有人握着一把生锈的铁钳,拼命夹住我脚拇指的指甲,然后发狠地合拢铁钳;

还有时像有一把钢针不断地扎在脚面上,一种非常尖锐的痛;

也有的时候,脚后跟的部位像被人钉进一根铁钉,痛得很钝、很深,还有时疼痛像刀割一样,让我痛得眼前一阵阵地发黑。更多的时候,那种疼痛则无法形容……

我的全部记忆里全部思维里都被铺天盖地的一个“疼”字占满了。



剧烈的疼痛让我的伤口猛烈地抽搐，我甚至能够听见骨头“咯咯”的响声，连我睡的这张铁床也止不住地颤动起来。

这种疼痛像一个魔鬼，昼夜不停地疯狂地折磨我，它似乎有一种穿透力，一直痛彻骨髓。

因为用力咬牙忍耐，我咬破了嘴唇，恨不得咬碎牙齿，咬得太阳穴都不敢碰触，那真是一种酷刑。

它的无休无止终于激发起我强烈的反抗精神。

疼痛，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常态，终其一生和我如影相随。

只有扼住命运咽喉的钢铁汉子才敢于挑战厄运，而那时赵泽华还是一个花季少女。让人吃惊的是，她从死神的抓捕中挣脱出来，从成年累月被虎狼撕咬的疼痛中硬挺过来。

抵御疼痛比拒绝死亡更艰难，我自己亲历过手术的疼痛，也亲见过女儿阎荷五种超乎寻常的疼痛，都不及它对于赵泽华如此的残酷、如此的频繁和难以名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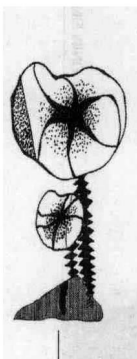
命悬一线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没有路。一个柔弱的女孩该怎么活啊！

读到此处，谁不为之动容！

夏日晚上，我去京西宾馆约稿，回来时把女儿用书包带揽在车后座上，怕她睡着了感冒，又买了一根雪糕哄她。

等骑车赶回家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。

女儿早已睡着，小脑袋垂在胸前，凉风吹拂着她柔软的小头发，那根雪糕早就融化掉了，女儿冰凉的小手里还紧紧捏着一根



小棍。

我一个人就那么站在星空下哭了很久，哭我的劳累我的无奈我的自责。

然而，第二天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又必须摒弃我的软弱、劳累和伤口的疼痛，以微笑面对新的一天。

事有凑巧，赵泽华受伤的年龄是十九岁，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，她的几乎就在她的车后座长大的可爱的女儿也十九岁了，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学英语系的学生。

上帝是公正的，他主宰你一半的命运，而把另一半交付给你自己，当你对命运作出坚定的生死抉择之后，上帝在暗中实施救赎。

赵泽华的过人之处在于被击倒而没有被消灭，她用精神站立起来，学会走路、学会右脚蹬车，学会骑车带人，学会工作并且努力帮助许多像她当年一样需要帮助的人们。

她骑车穿行在北京如车水马龙般的街道上，远路听课，奔波采访，写出多少好文章，多少篇名人专访，受过多少次的嘉奖！她访问学者，给自己确立了三条最基本的原则：“不能问外行话，不能问别人问过的话，要有读者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独到的内容。”

她做到了。

我也是编辑记者出身，反躬自问，顿觉汗颜。

《李岚清：谈音乐与人生》，曾被《香港大公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及四十余家中外知名网站转载，作者正是赵泽



华！

她曾被授予“巾帼建功标兵”、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等荣誉称号。

哲学家、作家罗素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：对爱情的渴望，对知识的渴求，对人生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。”人生苦难之于赵泽华岂止是怜悯，而是刻骨铭心的体验，从而才写出人性的深度。

少女时的赵泽华聪明美丽，最喜欢安徒生的《海的女儿》，几乎可以把它全文背诵下来：“她的皮肤又光又嫩，像玫瑰的花瓣；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，像最深的湖水。不过，她没有腿，她身体的下半部是一条鱼尾。”

她曾在心里悄悄地立誓：“长大了我也要写美丽的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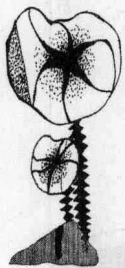
她可能没有想到，她今天写这本书，距离当初的立誓，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了。她更没有想到，自己也有了小人鱼似的命运，为了没有一双人类完美的腿而受尽磨难。

……

赵泽华变成她最喜爱的“海的女儿”！她像小人鱼那样忍耐和坚持，走路像踩在刀尖上，尽管不能跟欢乐的人们踏着乐曲翩翩起舞，但她没有变成泡沫。她不放弃、不绝望，像小人鱼一样，为了“渴望有一双人类完美的双腿”而付出牺牲。

终于，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，长大以后，写出“美丽的书”，就是我们眼前的这部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《坚守生命》。

赵泽华性情纤柔而内涵坚韧，秉笔直书而摇曳多姿，散文化的语言自然流畅，忧伤然而清纯。她把生死善恶置于尖锐对立的



境地,把人物推向极端的心理冲突,把美女与毒蛇的较量写得死去活来,把勇敢与娴静集于一身,说尽生离死别,充满人生况味,命途之多舛,情绪之起伏,紧紧地牵动着读者的心。

纤笔一枝谁与似?直面厄运,体验危难,超越极限。

比起一些被苦水淹到喉咙眼透不过气来的苦情书、血泪账式的传记文学来,这部作品给人以希望和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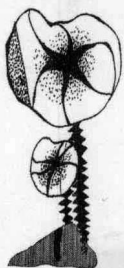
比起那些闪电式的采访然后铺陈其事厚厚的一本食之无味的光荣榜、流水账式的报告文学来,它更具文学品格。从史、理、文综合成就方面着眼,赵泽华的这部新作毫不逊色于时下的纪实文学。

古今至文多血泪。

2007年8月26日 北京 古园



写在前面的话



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力源于一位老人，他对于我的一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那是在我生命最青春、最困惑的时候，我需要有人引领着走出绝境；需要信念；需要重新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信任。

于是，我认识了他——南京《青春》编辑部里德高望重的邢老师。

几年前他就已疾病缠身、频频入院，就在那时，他来信劝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。抱病中，他断断续续给我写来过三封长信鼓励我，又把多年来我写给他的信，标上日期并按照顺序装订好寄给我，用来帮助我作为回忆时的参考。

翻看这厚厚一叠保存得平平展展的信件时，我的内心充满难以言说的感动。

后来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请我去给学生们讲讲人生。

来接我的男孩儿，是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。很瘦的一个男孩子，还有点儿腼腆。他在电梯里告诉我，他们渴望了解我们这一代。他们想知道：为什么我们历经苦难、伤痕累累，却依然对于生命怀有那么柔韧那么执著的爱？

他说，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所真正缺乏的。他告诉我，现在

的大学生经历单纯、物质条件优越，却常常产生迷茫和厌世。有的同学仅仅因为失恋、挫折，甚至一点小小的不愉快，就会轻易地放弃生命，生命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子眼里纯净忧郁的光芒深深地打动了

我。我似乎肩负着两代人的使命，这让我感到沉重和胆怯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？

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的下午，我渐渐打开自己尘封的记忆，到1999年元旦之前，这本书已经写了部分章节。

可是，就在这年元旦之后的第三天，我从楼梯上倒栽了下来。

这次意外事故不仅摔得我面目全非，而且右手腕骨折，治疗中又被医生错位接上。经过半年时间的治疗，效果仍不理想，现在右手腕畸形愈合、右前臂萎缩。

再拿起笔来时已是又一个冬天。

因为在多年前那场车祸中头部受过重创，我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的损害。父亲为了帮助我回忆，给我写来厚厚的一叠文字，大约有三万余字。我知道，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多么勉为其难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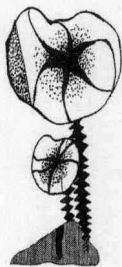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民弟是位火车司机，他可以灵巧地驾驭那个庞然大物，却不善于用笔。但是，他也利用他宝贵的睡眠时间写来回忆材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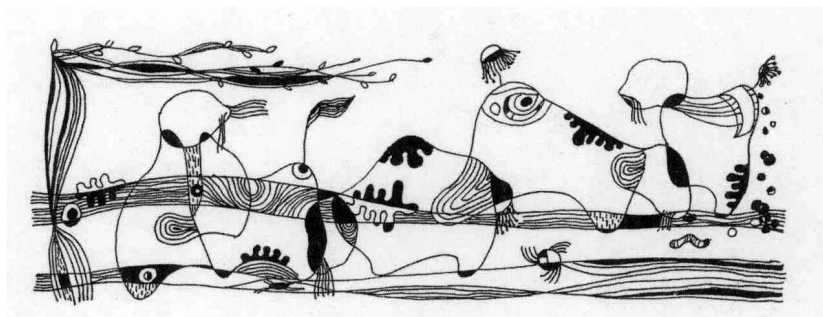
我明白，回忆对于父亲和弟弟来说是残酷的，那无异于把心上结痂的伤口重新撕裂开来，这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。



还因为写字右手腕疼痛,朋友帮我买了一台电脑。于是,在繁重的工作、学习和家务之余,我忍受着疾病和伤痛的折磨,一字一字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,其间六易其稿、删改无数,艰辛困苦也难以言尽。

但是我相信,这是一件值得我付出和努力去做的事情。正是这个信念,支撑着我不肯轻言放弃,至今已有九年之久。





目 录

序 刀尖上的舞蹈 /1

写在前面的话 /1

第一章 被血色浸染的青春 /1

第二章 以爱之名坚守生命 /52

第三章 亲人被改写的命运 /96

第四章 苦难在左而爱在右 /149

第五章 尘埃间开放出花朵 /203

写在后面的话 /252

第一章

被血色浸染的青春

1



1970年7月,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“屯垦戍边”,转眼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了。

至今,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。

那是1972年的冬天,将近黄昏的时候,我们女生排收工回来,又冷又饿、疲惫不堪,狂风卷起的沙砾,扬得满身满脸都是灰蒙蒙的,连头发里都是一些微小细碎的沙粒。离饭堂开饭还有一段时间,我提着水桶去井边打水,在营房的拐角处,迎面碰上连里的小通信员,他递给我一封信,信是父亲写来的。

放下水桶,我站在原地就匆忙把信撕开了,内心有些慌乱,很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其实,我从不奢望信里会有什么好消息,那个年代、那样一个被专政的家庭,能有什么好消息呢?没有坏消息就已经是好消息了。

读着信,我的眼前渐渐模糊一片,泪水滴落在信纸上,洇湿了一大片字迹。父亲告诉我,母亲已经被确诊为“结肠癌”,定为近日在北京做切除手术。父亲说,万一兵团不准假,也别着急,他

在北京医院已经为母亲托付了最好的外科医生。父亲又嘱咐我，如果批准了探亲假，行装一定要从简，放好车票、现金和兵团的证件，千万不要因大意遗失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
同时，小姨还给我的连指导员、连长发了电报，说明了情况。

连部就设在我们宿舍前排的第一间平房里。敲门之前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因为就在这之前不久，外祖父患“食道癌”，已决定在北京阜外医院做食道切除手术，这是一个开胸的大手术，存在一定的风险。小姨已经从乌拉特前旗的兵团二师被批准回家探亲了。

我是从小被外祖父、外祖母抚养大的，和他们的感情很深。外祖父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等我回去。但是，我的探亲申请却没有被批准。那些天我焦虑不安，常常对着浑黄的大漠落日遥念外祖父，万一外祖父的手术失败，我竟连见他最后一面也不能了。

幸好，外祖父的手术很成功。

.....

推开门，指导员从桌旁站了起来，他显然已经知道了。看着我含泪的眼睛，指导员说：“我刚刚和连长商量过了，眼下连队里的活儿不太紧张，连里将有一批浙江和北京的知青回家探亲，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走，明天一早，连里的马车送你们到巴颜高勒火车站。”

那一晚躺在通炕上，劳累了一天的伙伴们都睡得十分香甜，只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是想起上次因母亲住院回家探望她的情景：那次，傍晚时分，火车才到达张家口火车站，等我一路风尘仆仆地扑进家时，天早已黑透了。



母亲从床上披衣坐起，泪光闪闪地看着我，不停地说：“华儿，真是你回来看妈了？妈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我搂着母亲瘦弱的肩膀，她浑身微微颤抖着，嶙峋的骨骼硬硬地硌着我，我忍住眼泪，默默地把脸贴在她的脸上，感觉到她在发烧。我很心疼母亲，她已病成这样了，被“专政改造”的父亲也不能回来照顾她，她身边只有民弟、小毛三和玲玲三个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。

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，母亲的肚子突然疼起来。

她跪在床上，双手用力顶住腹部，极力忍耐着，但仍然忍不住疼得呻吟起来。在灯光下，我清楚地看见，母亲的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我吓慌了，不知如何才好，伸出手，想帮助母亲揉揉肚子，我的手在母亲的腹部触摸到一个硬硬的肿块。我的心一沉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母亲安慰我说：“在医院检查过，大夫说不要紧，可能是有肠虫吧。”

民弟说：“妈以前也这样疼过，便血之后就好了。”

母亲点点头：“妈没病，妈的心病就是想你，你离家那么远，你回来妈就好了。”

年轻的我竟然相信了。

……

想到这里，我十分悔恨自责：为什么那次，没有坚持带母亲再去医院做详细检查呢？那样，就不致现在才被确诊，这期间延误了多少宝贵的治疗时间啊。



天刚蒙蒙亮,我就悄悄起床了,一夜未眠,头昏昏沉沉的。我站在窗外,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,又用清冽的井水漱口洗脸,感觉清醒了很多。饭堂里透出灯亮,炊事班长为探亲上路的知青做了一大锅热面条汤,我一点儿也不饿,只觉得胸口里像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。

我们的连队离巴颜高勒火车站大约有几十里路,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。而当时,正是一月份,那真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,天气奇冷,寒风在无遮无挡的旷野里肆虐地穿行。

我们七八个人挤在马车上,穿着厚重的军大衣、棉靴,戴着手套,还把棉军帽上的帽耳都放下来,就这样,我们的脸和手脚都很快冻僵了。我因为空腹的缘故,对寒冷的抵抗力更弱,只觉得额头像结了冰一样,甚至连脑门里面的血液都冻住了似的,两只脚虽然穿着兵团发的厚棉靴,依然冻得疼痛难忍,我的脚本来就有冻伤,此刻疼得我直想哭出来。

车把式也是北京的知青,足有一米八高,连里知青都叫他大个子,他一边咒骂恶劣的天气,一边啪啪地在冻土上甩着长鞭。两匹棕红色的马受了惊,狂躁地喷着响鼻,长长的马鬃在粗壮的脖颈上飘起飘落。它们奋力扬蹄,好似要挣脱缰绳,又像会随时仆倒一样。看得出,它们已经竭尽全力了,但我仍然觉得太慢、太慢了。

突然,在山的拐角处,在高高的蓝天上,升起一股雪白的浓烟,那是火车啊,是能带我回家的火车!我的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亲切感,仿佛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。不约而同,我们一起激动地欢呼起来。

